六藝之一錄

百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五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

元陶宗儀書史論會要内書法

李斯一則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許慎論六書 見前一百七十五卷

蕭何論書勢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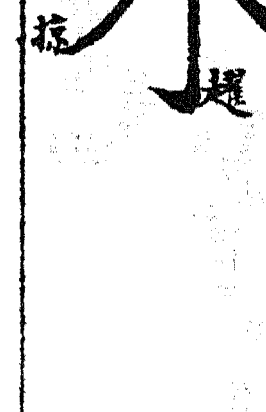
蔡邕筆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蔡邕九勢訣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鍾繇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白雲先生書訣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永字八法



所引禁經顏真卿柳宗元二頌八法詳說載於書苑菁華者俱已見前茲無庸復錄唯旁註八字較諸

家更明故録之

衛夫人筆陣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羲之筆陣圖曰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横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竪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鈎或上尖如枯稈或下細若鐵芒或轉側之勞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虚紙用

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蹉跌不入

王羲之筆勢論曰大字促之貴小小字寬之貴大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蚪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鸜口尖如鼠屎斫戈之法落筆裁如長松之倚溪谷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相復宜麤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

王羲之曰腹不宜促（短也）脚不宜賒（長也）又不宜斜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疏短勝乎長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不舒展也）不宜傷疏疏則似溺水之禽（慢也）不宜傷短短則如壓死蝦蟆（言圈濶也）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

王珉行書狀曰虎踞鳳峙龍伸蠖曲

索靖草書勢曰婉若銀鉤漂若驚鸞

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不足學之彌工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
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
則字勢横畫疏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
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筆鈍比茲皆然任意所之
自然之理也又草書狀曰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顛
斜而復正斷而還連
僧智果心成頌 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唐太宗筆法訣 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用筆法 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翰林禁經九生法 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變通異訣曰點不變謂之布基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布體此則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慎之

李陽冰曰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

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舒
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
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

歐陽詢八法全錄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孫過庭書譜曰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
衄挫於毫芒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
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
以枯勁和之以閑雅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

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於曲直

韓方明授筆要說曰第一執管其法以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要在實指虛掌鈎攝衄送亦曰抵送若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第二掇管亦名拙謂以五指共掇其管末吊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豪草

用之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用之亦與撮管同更有握管擱管之法非書家事

顏魯公傳張長史問答　止錄筆法十二意　見前七百二十五卷

張懷瓘用筆十法　止錄十法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張懷瓘文字論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

入此規模

張懷瓘六體書論曰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耶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掌則實如樞不轉掣豈能自踈轉運旋迴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哉

張懷瓘藥石論曰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

書亦如之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怡然若筋骨不任其
肫肉在馬為驚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猪惟題署
及八分則肥密可也
虞世南筆髓論曰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
行二草三指實掌虛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處懸管
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右為內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
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不去

能何有馬字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
小長令大大處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筆不欲捉
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
捉則須安徐則須利

蔡希綜法書論曰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為之若
作波則抑而復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
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
雄彊奕奕然有飛動之能屈折之狀如鋼鐵為鈎鞏

掣之蹤若勁斜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右軍書蘭亭皆構別體蓋其理也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脚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鈎連意莫令斷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蹟亦須時象其篆隸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

林韞撥鐙序曰盧鞏謂韞曰用筆之方不在於用力用
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閎焉
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推拖撚捩是也
盧雋臨池妙訣云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
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指節
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
要也又云一用紙筆墨二認勢三裹束四真如立行
如行五草如走六上稍七中勻八下密

張敬玄論書三則　已載於二百七十三卷

李後主七字撥鐙法　擫壓鉤揭抵導送

李華二字訣　截拽

偏傍向背

亻　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柱是也

川　垂縮法　斤字右垂左縮并字左垂右縮

丁　為字脚切宜緊收它
皆準此馬馬鳥字同

為　右軍云字有緩急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
急橫直則須遲欲鳥之脚急乃取形勢也

丁　打字脚勢宜
疾不宜遲

寺　寺字脚亦宜
疾挑不宜遲

嗚呼嚨　口在左
者近上

和　口在右者近下餘皆倣此

容寶　容寶等字上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著上長下短　姜夔云偏傍在左者宜狹長則右有餘地在右者亦然

風鳳　風字兩邊悉宜圓緊用筆之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謂疾急也　凡鳳字同

姜夔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ノ音擊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鳥翼魚鬣有翩翩自得之態し音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

懸針者筆欲正自上而下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米芾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是也

宋高宗翰墨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篆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自然臻妙

黃庭堅云作字須筆中有畫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政如詩中有句亦猶禪家句中有眼須參透乃悟耳

米芾云作字須要得筆苟得筆則細若絲髮亦佳不得

筆雖大逾尋丈終無骨氣神氣完實有餘

歐陽脩云作字要熟熟則法度生姜夔云用筆之法古人以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寘而神奇出焉

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方員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用草貴員方者忝之以員員者忝之

以方斯為妙矣　一字之體率多有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不踰矩矣　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其字是點處皆重偶相引帶其筆皆輕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若數十字相連不足為奇更為大病也

姜夔禊帖偏傍考　見前一百四十七卷

吾衍論篆法　見前一百七十一卷

陳繹曾翰林要訣　見前二百七十七卷

陳繹曾法書論　見前

杜本曰夫兵無常勢字無常體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倘悟其機則縱横皆成意象矣

袁裒曰漢魏以降大抵皆有分隸餘風二王始復大變右軍森嚴而有法度大令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

法清婉開元以後乃務重濁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跡二王不失古人意度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有祖襲而古風蕩然思陵筋骨過美吳傅朋姿媚傷妍姜堯章太守縋墨則貽乂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機極前代之工巧乃為至妙

鄭杓曰題署之法獎於唐使人多忌諱其原蓋出於陰陽家者流世有廣成子集陰陽家應候法纂異記感

應章一行禪師釋微集燕卿大師字旨明簡集葛仙翁勒字法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筆論玄鑒諸書極言題署之法點畫分毫未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象之以五行法之以六神使術者能察人平生禍福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咎之詳年月遠近之應可考而知按廣成子當黃帝世是時陰陽家未出葛仙翁生晉朝題署未有此病唐一行以數學名家字非所長其必僧簡定之流所託

為也簡定燕卿名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屬之於八分而單

以隸為楷也歐陽永叔以分為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為八分以真為隸也是即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為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為分以真為隸豐氏之誤大也為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曰次仲作八分書謂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為據

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邊數十字畧無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怪如亢桑元命包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為而可據為邊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真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所謂八

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贊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脩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為古隸無疑者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羲獻復變

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兼乎行書謂之蒙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搆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游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即鍾氏之

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即鍾氏之今隸也
義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
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即古隸今隸蕭子雲頗作篆皆
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
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者為飛
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為余定州作飛白歌蓋從俗之語
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
勁婉體自難合析為真隸似亦未為不通

吾行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為徑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法篆字相近非有批法之隸也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闢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

折刀頭方是漢隸行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
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怪者韓擇木也豐而圓者
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
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
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
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

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實至愛鵝鼻茶曉復毒熱有以為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實有以為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為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變觀其行筆可知則鍾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漓漸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孛萃曰

虛掌實指緩急在筆前字居筆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斜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少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

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没斯有倚伏開闔籍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凹挫於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祖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

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張鍾鍾當雁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及小王謝安嘗問孛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

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視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

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啟云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勑
旨論書一卷商畧字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
猶子敬不逮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
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
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
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絶論其盡善或有
所疑至於布纖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

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則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草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
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
令心也人謂右軍内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
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
不能似大令已自逼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
大令之於右軍真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

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
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内俱習羊
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
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
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
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愷之畫亦至唐
始定矣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

舉體充悅然拖沓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為重儜子敬餓隸敬元成重儜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乃太相狋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如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欲仙尚未仙也漢武欲仙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

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之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窘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考竇泉述書賦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帝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吾向者閱隋僧智果書梁

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為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啟內勅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

若飛鳧戲海舞鶴游天等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季直表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脫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定矣

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適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巧言光高閣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顏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羞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知書者筆肥則結搆易窘筆瘦則結搆易踈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勁

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俗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囈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跡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託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為散僧入聖又

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閘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烺烺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張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
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
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
矣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
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獘流金朝
而南方獨盛遂有張子湖之險澁張即之惡謬極矣

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傅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
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傅朋書最
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傅朋書世遂少見
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書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
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
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為前無古人然
是行筆非真筆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有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己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張即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疎

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踈軟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儓壞家法者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踪永絶其題筆陣圖有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文字紕繆如此徒資嗢噱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蓋知其為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拂鬱東方贊則意絶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集思

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
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一云黃庭如飛
天仙人洛神如凌波仙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風浪
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
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于能吾
未敢信也
懷琳大急就嵇康絶交書皆托之右軍以應貞觀之募

第結法雖皆拖多卧勢不能作山陰内撅筆然圓熟輕
俊不妨張翼之亂真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
知其銀鈎之敏又引管寧字别傳云寧字畫若銀鈎及茅
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
安其章草法有銀鈎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
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
安用修誤以為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

有高士傳傳字諸書俱無銀鈎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獰
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
曜皆能書而聰之獰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
誤以劉德升為劉景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
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
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
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

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
脩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
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遒逸飛動中有正書却
近俗吾斷以為逸老書益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辨此元
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
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
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

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渺之勢楊以幼安為管
寧以希白為錢易其孟浪殊可笑也

六藝之録卷二百九十五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黄　譽